

## 《孤独的伦敦人》中黑人移民群体的身份迷失

吴艳丽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082)

摘要:文章聚焦于《孤独的伦敦人》中黑人移民群体的身份迷失困境,以文本细读的方法,从生存危机,社会隔离以及群体内部认同感缺失等三个方面解释分析黑人移民群体身份迷失的原因,进而得出结论内外双重矛盾致使黑人移民群体无法形成集体身份认同,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

关键词:《孤独的伦敦人》;黑人移民;身份迷失;身份认同;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39(2019)17-0187-02

萨姆·赛尔文在其1956年出版的《孤独的伦敦人》中描写了以摩西为代表的黑人移民群体在伦敦的身份迷失。二战后英国为了补充本土由于战争而极其匮乏的劳动力,决定向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英国子民”开放公民身份与自由通行权以吸引其到英国本土工作。以摩西为代表的黑人移民群体就是在此背景下怀着对“母国”的认同,想要在伦敦创造不同于前殖民地的新生活,但他们很快便从“英国子民”的身份认同感中幻灭。他们在狭窄的社会空间中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在主流社会无所不在的排斥和歧视中逐步被边缘化。

### 1 经济压力引起生存危机

移民群体来到伦敦的首要动因就是获取财富。相比于家乡,伦敦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更高的工资水平。只有拥有稳定的工作才能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先确保生存而后再谈生活,而移民群体首先经历的便是工作机会的幻灭。

小说中加拉哈特初到伦敦时两手空空,惊诧的摩西告诉他这样很难维持生活,但加拉哈特十分淡定地告诉他:“等我有工作了很快一切就都能搞定了。”(塞尔文 17)他如此淡定是因为他坚信自己随时都能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第二天他满怀信心地去找工作时却被告知并没有适合他的工作,他只能先领取补助金。在拥挤的大厅里,领补助金的失业移民们排起了长队。个体幻想与群体现实的碰撞初现了这种幻灭感。紧接着摩西指着加拉哈特被标记了J-A, Col.的档案告诉他这是在告诉用人单位他是来自牙买加的黑人,许多用人单位不录用黑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申请收入微薄的体力劳动职位也吃了数不清的闭门羹。

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支撑个人的日常开销,至于那些有家庭的人,生活则更加困难。他们离开家乡最初的设想是在英国努力赚钱,或是把钱寄回家让家人能过上富足的生活,或是将家人接到伦敦来一起过新生活。那些要攒钱寄回家的牙买加人不得不更加省吃俭用。当准备将母亲接到伦敦的托罗罗伊看见除了母亲以外哥哥一家人以及阿姨都来了,他害怕的发抖,不知该如何是好。随着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低,罗伊和母亲两个人赚的钱都不够养活三个人,精疲力竭的他开始盘算着将母亲和阿姨送回牙买加。

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的经济压力使加勒比移民们遭遇生存危机。许多丢了工作的移民们无法解决衣食住行问

题。饥肠辘辘的加拉哈特只好壮起胆子在广场上抓只鸽子解决温饱问题。黑人移民们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生存危机给了他们“英国子民”身份认同感一记当头棒喝。

### 2 种族歧视导致社会隔离

英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歧视断绝了加勒比黑人移民们融入主流社会的可能性。黑人移民们所代表的疾风世代从小接受的殖民教育让他们将英国视为自己的“母国”,将自己视作英国的子民,并将自己的认同感推己及人,以为英国的主流民众也对他们怀有同样的感情。除了获取财富的幻想,与加勒比移民们一同来到伦敦的还有他们对主流民众的幻想,他们幻想着英国人对他们礼貌而客气。而在两个群体的实际相遇中主流民众的种族歧视让黑人移民从“我们”的认同感中幻灭,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

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通过衣、食、住、行、娱乐、就业、恋爱婚姻等方面阻碍了黑人移民们的正常人际交往。许多伦敦的公共场所都不对黑人开放,他们居住的社区到处贴着“保持白色的沃特”的标语。而这群加勒比移民在就业和恋爱婚姻两个方面也没有找到任何安放自我的空间,这本应是最能使人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的地方。

“职业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个体获得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从而维护其自尊和帮助其身份认同的构建。”(王卉 107)然而移民群体在工作中由于其肤色原因遭到的歧视不仅来自雇佣者还有他们的白人同事。摩西在调车场工作时,他的白人同事集体罢工要求辞退摩西,只是因为他是黑人。可见移民们无法通过工作这一渠道与英国大众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而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友情又是身份认同构建的基础。”(王卉 107)英国人提供给他们的工作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他们随时都会因为肤色原因被炒鱿鱼,更不用说给他们提供成就感、满足感以及上升空间。

社会交往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恋爱和婚姻,正常的恋爱和婚姻关系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归属感和身份感。移民群体主要都是单身的黑人男性,他们有恋爱和结婚的需求。同时恋爱与婚姻是他们进入英国主流社会,与主流大众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渠道。但是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使他们没有机会与英国的白人女性发展恋爱关系,更不用说缔结婚姻了。移民群体接触到的白人女性基本都是边缘人群:上尉交往的白人女

收稿日期:2019-05-31 修回日期:2019-06-10

作者简介:吴艳丽(1994—),女,湖北宜昌人,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性几乎都是刚来到伦敦的贫穷的外国白人女性,而与摩西,加拉哈特发生性行为的女性全部都是广场上的妓女。巴特是移民群体中唯一同英国的白人女性交往过的黑人。但是巴特的身份相对特殊,他不是纯种的黑人,皮肤不像其他人那样黑,他时常强调自己是来自拉丁美洲,将自己打扮的得体。他本想将自己从被歧视的群体中撇开来,但这并没有帮他摆脱种族歧视的阴影,从而融入主流社会。当他决定要和英国白人女友碧翠丝结婚时遭到了女孩父亲的强烈反对,不由分说地将他轰出了家门,因为碧翠丝的父亲不想家族的血液里融进黑人的血脉。之后女友离开了他,巴特往后的日子便在四处寻找女友中度过。碧翠丝象征着黑人移民们在英国社会找寻的身份认同感,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如何等待,主流社会并没有他们一席之地。

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切断了黑人群体与主流民众人际交往的所有通道。他们在来伦敦前所幻想的英国主流民众对他们的接受与认同在现实面前完全幻灭,同时幻灭的还有他们对“英国子民”的认同感和身份感,社会隔离使黑人移民群体被迫面对自己的“他者”身份。

### 3 离心率导致群体认同缺失

移民群体面对的生存危机和社会隔离两个困境让他们被迫意识到自己的“他者”身份,然而这群被边缘化的“他者”内部并没有产生群体认同从而形成新的群体身份。虽然被主流社会笼统的贴上了加勒比黑人移民的标签,但黑人移民内部巨大的离心率不容忽视。

他们是以个体的身份来到伦敦,散居在都市的各个角落。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心里只有个人没有群体,彼此冷漠疏离,而原始的离心率又被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与社会隔离拉大。很多黑人移民为了摆脱生存危机和社会隔离的困境便更加主动的与自己的黑人同伴拉开距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甚至内化了主流社会的歧视并将这种歧视加之于他们的同类。强调自己来自拉丁美洲坚持要娶英国白人女性巴特是如此,想要努力进入英国社会的哈里斯更是如此。哈里斯的工作是组织聚会活动,他最害怕的就是认识的黑人移民出现在自己的聚会上。一次,他认为自己的黑人朋友们搞砸了自己的宴会,从此便拒绝让自己的黑人朋友进入宴会。这种内化的歧视不仅指向同类也指向自己。曾经最无畏最有自信加拉哈特在自己和同伴遭遇无数次的种族歧视之后,指着自己的黑色的手臂说:“肤色啊,是你导致了这一切。如果你不能是白色,你他妈为什么不

能是蓝色,红色或是绿色呢?是你导致了世界上的那么多悲惨的事情,不是我,是你啊!我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激怒这世上的人们,是你啊!”(塞尔文 49)内化的种族歧视让加拉哈特试图将自己从肤色中剥离出来,而这一举动反映了他内心的自我歧视和自我厌恶。

由群体内部的疏离感和厌恶感拉大的离心率使黑人移民们无法产生群体认同感,因而也无法形成新的群体身份给予他们力量去对抗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所以他们继续做着孤独的伦敦人,不断被边缘化。

### 4 结论

总的来看,导致黑人移民群体身份迷失的原因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中外部英国主流社会充满敌意的生存环境是主要原因,就业困难导致的经济压力使黑人移民群体遭遇生存危机,而英国社会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导致的社会隔离使他们遭遇人际交往的困境,断绝了任何融入主流社会的可能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危机使他们对在“母国”开启新生活的憧憬,对“英国子民”的身份认同感完全幻灭,黑人群体被迫面对自己的“他者”身份。然而黑人移民群体内部巨大的离心率使他们很难形成群体认同感,而这正是形成群体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以上三个原因使黑人移民群体无法形成集体身份认同,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成为“孤独的伦敦人”。

#### 参考文献:

- [1] 任一鸣.特立尼达英语小说家塞穆尔·塞尔文[J].外国文学,2000(5):26-27.
- [2]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37-44.
- [3] 王卉.《孤独伦敦人》中的身份迷失[J].外语研究,2016(4):104-109.
- [4] 张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240.
- [5] 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J].外国文学评论,2001(3):11-16.
- [6] 赵晶辉.论《孤独的伦敦人》的城市表达与文化形态[J].当代外国文学,2017(3):112-118.
- [7] Sam Selvon. The Lonely Londoners [M]. London: Penguin Book, 2006.

【通联编辑:王力】

(上接第180页)

界不公的埋怨。因为埃塔毁约,他没能得到那块土地;因为珍珠港事件,他们一家去了集中营。而宫本天道对于海因一家的愤恨以及不满社会的不公,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种族思想,因此宫本天道虽然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了,但是并没有摆脱种族创伤,并且因为这场荒唐的谋杀案受到了更重的创伤。

经过长达三天烦琐而复杂的庭审,宫本天道终于摆脱了冤屈,洗清了罪名。但是他所受到的种族创伤不可能因为无罪释放而恢复,种族歧视给宫本天道以及所有日裔岛民的伤害是巨大的,虽然谋杀案终结了,但是种族创伤仍然存在,白人对日裔的偏见根深蒂固,一次洗雪冤屈并不能使种族创伤复原,也无法保证岛民终止歧视,因此宫本天道的种族创伤复原失败。

### 4 结论

《雪落香杉树》探讨了许多社会问题,种族问题是其中之一,

一种族歧视一直困扰着许多国家的外裔人群,同时该小说也涉及了战争、人性、道德、感情等主题,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本文从创伤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小说的两个主要男主人公,反映了战争和种族问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伤害,发人深思,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 参考文献:

- [1] 戴维·伽特森.雪落香杉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 [2] 赵冬梅.心理创伤的理论与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 [3] 赵云龙.人性的复活——评《雪落香杉树》[J].出版广角,2017(23):94-96.

【通联编辑:王力】